

靖獻遺言

一至四

版 權 免 許

淺見安正編輯

清獻遺言

京都

風月堂藏版

靖獻遺言目錄

離騷懷沙賦

屈平

出師表

諸葛亮

讀史述夷齊章

陶潛

移蔡帖

顏真卿

衣帶中贊

文天祥

初到建寧賦詩

謝枋得

燕歌行

劉因

絕命辭

方孝孺

右共八卷

靖獻遺言卷之一

離騷懷沙賦

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

楚屈平

平字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
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平序其
譜屬率其賢良以屬國士入則與懷王圖
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
侯謀行職修懷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
妬害其能因譖毀之懷王疏平平被讒憂

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
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
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
王令絕齊交楚大困後儀復來楚又厚幣
用事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
袖懷王竟復釋去張儀時平旣疏不復在
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儀懷王
追儀不及秦又誘懷王與俱會武關平又
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爲所脅與之俱

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子襄王立復

用讒言遷平於江南平復作九歌天問九

章懷沙則其一也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已志

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

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懷石自沈而死傳

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

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

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
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朱子曰原之爲人其志行
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
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
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
然皆生於纒繆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
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

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
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
婦技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
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
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
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
視之也

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曾傷
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
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
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漁父辭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
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
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世人皆濁何不淪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

醉何不鋪其糟而歆其醢何故深忍高舉
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
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
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
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
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
足遂去不復與言

朱子又叙反離騷曰反離騷者漢給事黃

閒郎句新莽諸吏中散大夫揚雄之所作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所作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末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廼作書徃徃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嶠山投諸江流以弔原云始雄好學博覽恬於勢利仕漢三世不徙官然王莽爲安漢公時雄作法言已稱其美比於

伊尹周公及莽篡漢竊帝號雄遂臣之以

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又放相如封禪文獻

劇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書天祿閣上會

劉尋按漢書尋當作紫等以作符命爲莽所誅辭

連及雄使者來欲收之雄恐懼從閣上自

投下幾死先是雄作解嘲有爰清爰靜遊

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

師爲之語曰爰清靜作符命唯寂寞自投

閣雄因病免旣復召爲大夫竟死莽朝其

出處太致本未如此豈其所謂龍蛇者耶
然則雄固爲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離騷
之讒賊矣他尚何說哉

司馬光曰王莽慕龔勝之名沐以尊爵厚

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勝不勝逼迫

絕食而死

漢龔勝以名節直言著會哀帝崩王莽秉政乞骸骨歸老鄉里

及莽既篡國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

勝稱疾不應後莽復遣使者迎勝使者與

郡太守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

使者欲令勝起迎勝稱病篤使者入謂勝

曰聖朝待君爲政勝對曰命在朝夕上道

必死無益萬分使者至以印綬就加勝身

勝輒推不受使者為勝子及門人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

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門人等白使者語勝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

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救以棺歛喪事衣周於身

棺周於衣勿隨俗語畢遂不復開班固以

薰膏之語譏焉漢書龔勝傳末云有老父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未聞

有為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歟昔者紂為不

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

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

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
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
詐偽而盜之又欲誣誇清士以其臭腐之
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
可以義讓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
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
則虎豹之鞞何以異於犬羊之鞞庸人之
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
然漢末清名之士齊有薛方及莽篡國以
上安車迎方方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

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然

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勝遭遇無道

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指班固也漢竇憲以外戚專權後遂謀逆

和帝誅之固以為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

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

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朱子曰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

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太義根於其

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